

历史的回声文丛

# 缅想的灵地



耿立  
著

缅想的灵地  
耀与辱  
辛亥年的长调  
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  
不忍逼视的细节  
悲哉，上将军  
作的境界  
帝殇  
英雄失路，托足无门  
绕不过的肉身  
书生意气  
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 
硬骨  
斯人也斯疾  
谁的故乡不沉沦？  
为了免于自杀的写作

——史铁生：命运即与苦难周旋

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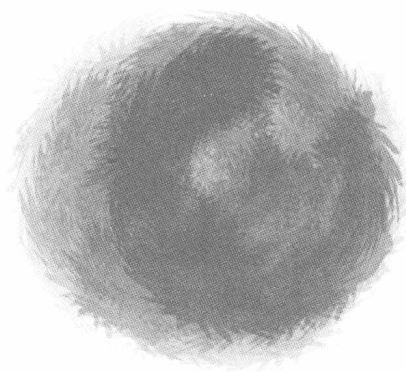


NLIC2970817652

历史的回声文丛

# 缅甸的灵地

耿立 著



NLIC2970817662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缅甸的灵地 / 耿立著. — 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2.2  
(历史的回声文丛)

ISBN 978-7-5407-5579-9

I. ① 缅… II. ① 耿… III. ① 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23010 号

缅甸的灵地

---

作 者 耿 立  
责任编辑 庞俭克 付 妍  
封面设计 沙 子  
责任监印 周 萍

出 版 人 郑纳新  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 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 
邮 编 541002  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  
传 真 0773-2582200 010-85890870  
邮购热线 0773-2583322  
电子信箱 ljcbbs@163.com
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
开 本 710×980 1/16  
印 张 15.5  
字 数 210千字  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 
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5579-9  
定 价 24.80元

---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## 序言：散文的命线

谁的文字能让我展读之后，发竖如立，悸动感怀？时或哭泣时或悲慨，那文字就入了灵魂，在血液里涌沸，在骨节处澎湃，除了司马迁氏，再无第二人选。

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达或者体验的世界，这是一片散文精神饱满的世界，你很难用某些词语概括这样的世界，能说出的都显出格局的小，都好像玷辱了他和他的世界；这是一个蔓生的世界，如野草，是未被芟夷的世界，那散文在他那个时代也是野生的，无拘无束，天真烂漫，令后人神往，使后人提升，心仪者就心摹手追，但总难达万一，徒呼呜呜。

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？他以笔做刀，这刀锋锐无比，刀刃突进到竹子，石板，无论坚硬的木质铁质，还是柔韧的以草和蚕丝为本的纸，都能留下刻痕，最后抵达内心。这笔触没有轻浮，唾液，蝴蝶，调情，挤眉弄眼属于别一世界。这里则是悲剧的世界，是绽开于这土地最呜咽的无调式的悲歌：暮年的冯唐，终生不得志而抱恨终老；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，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的李广，向死而生拔刀自刎；窝囊于妇人之手阉人之手的淮阴侯和李斯；不是躲猫猫，狱中猝死之周亚夫；我的地理上的乡亲，距我直线距离不足15里，而今还有破败戚姬寺遗存，被斫断手足，灌哑喉咙，置之厕中，名为“人彘”的戚夫人。

这样的人性的“黑”，使我一次次怀疑人的进化是否真的存在，但

那也是一个有着高洁，有着重然诺的黄金品质的文字集合的地带，我一直觉得司马迁的文字，是散文的模范，在这里有历史巨轮下的泣血，有死亡来临时的尊严，这形形色色地方人如红楼人物，万艳同悲，千红一哭，读《史记》你知道了刘鹗说得对：《史记》是一部哭泣的书，为人的命运，为自己的命运。

真正的散文家，是不以所谓的意识形态和定见所束缚，也不为所谓的艺术所羁绊，他认同的是人世的苦弱，真正的散文诠释的是人类的苦难，是苦难的承担者，他不屑于夜莺的欢歌和拍马的节奏。

绝唱。有词无韵？离骚！司马迁的文字是历史上最绚丽、最悲抑、最体现人的价值被毁灭的超拔高格的散文，我一直以为，好的散文必定有史家的情怀，高的境界的散文必定是与历史共生的文字，因为只有历史本身才是散文。

历史的行进中，有的地段可以是断片，可以是桃花鲜美芳草夕阳，那是诗的，可以击节留恋；有的地段是剧本，热闹如勾栏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为他人做嫁衣裳，生旦净末丑，神仙老虎狗，白脸的，水袖的，高靴的，扭捏的，各色人物，明君贤相、酷吏、刺客、风尘女子、塞外流民，这是青史的舞台，却与世间同把泪，共一轮秦时明月。

我一次次追问散文的境界从何处来？在我一次次到殷墟的时候，涉汉水到神农架，在塞外丰草马肥高歌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在模拟着他，苏辙说：文不可以学而能，气可以养而致。孟子曰：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今观其文章，宽厚宏博，充乎天地之间，称其气之小大。太史公行天下，周览四海名山大川，与燕、赵间豪俊交游，故其文疏荡，颇有奇气。此二子者，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？其气充乎其中，而溢乎其貌，动乎其言，而见乎其文，而不自知也。

在圆明园残垣断壁的参照里，把石头拍热把手掌拍肿痛，那也难消心中的垒块；在易水边，临风怀想，看如今诡计横行精神污染，慷慨悲歌的灵魂早已湮灭了吗？在一个夜里，我在床上找了一张纸，扭开台灯，用笔画下他行走的路线，就像我按照鲁迅的书单买书一样，我想在他走过的路线再走一过：从长安出，过楚汉相争之故乡，恣观终南、

嵩、华之高；北顾黄河之奔流，慨然想见司马迁当年有着书生意气和大汉朝的雄奇。至京师，是洛阳是开封是金陵，仰观天子陵墓的萧索，与屠狗人游与沽酒者游与引车卖浆者游，见孔子去，到了鲁壁，想秦火未绝我民族的血脉，还能听夫子杏坛其议论之纵横，观其容貌之秀伟，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吗？

我知道这是散文的路径，我看着自己白纸上的钢笔的线和点，哪里是司马迁的客栈，哪里是他的油灯，还有季节的霜雪，看到纸上的伤兵，看到纸上的流民，看到了纸上的华盖，这是对司马迁的漫游的路径进行一次整理，也是对他的人生的进程进行一次排列，是我对散文的顶礼。我把司马迁的那些年龄和地点触摸：

那是二十岁。

司马迁游江淮，到会稽，渡沅江、湘江，向北过汶水、泗水，于鲁地观礼，向南过薛、彭城，寻访楚汉相争遗迹，过大梁，归长安。

那是二十四岁。

司马迁从武帝巡视至雍，祭祀五帝。获白麟。

那是二十八岁。

汉武帝游鼎湖，至甘泉（今陕西淳化县境内），司马迁以郎中身份从。

那是三十三岁。

司马迁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，到河东。

那是三十四岁。

冬十月，司马迁以侍中身份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、平凉、崆峒。

那是三十五岁。

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到达邛、笮、昆明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，设置五郡。

那是三十六岁。

司马迁以郎中身份侍从汉武帝至泰山，又至海边，自碣石至辽西。又经北边、九原，再回到甘泉。

那是三十七岁。

春，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缙氏，又到东莱。四月，黄河决口，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，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。

那是三十九岁。

冬十月，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，祭祀五帝。经回中道，出萧关，经涿鹿，从代地而还，经河东回长安。

那是四十岁。

冬，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（庐江），望祭虞舜于九嶷山，自浔阳过长江，登庐山，北至琅玕，增封泰山，沿海而行。

那是四十一岁。

冬，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。三月，经夏阳至河东，祭于后土祠。

那是四十七岁。

三月，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，祭祀后土。

十一月，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，司马迁替李陵讲话，被入狱，判死刑。

那是四十八岁。

李陵被灭族。

司马迁忍辱苟活，自请宫刑。

我的纸上的线条在这里戛然而止，把泪水洒在这个年龄段上，四十八岁的司马迁，正值盛年的司马迁，面临生命断裂的司马迁。

在夜间的这次排列是一个人自长安而下的路径，也是最契合的散文的气质、散文的魂魄、散文的骨架的诠释。若说司马迁的文字与风致，气度和叙事，无论情节，无论人物声口，你在司马迁飞脚下就能得到最理想的答案，历史和大地一样有耕有收有储有藏，历史和节气一样有雷

暴艳阳有微雨燕双飞，有关山阵阵苍，这些都在司马迁的足下，所谓的天道人心，所谓的因果福报，历史是最好的答案。

但我知道，只有那些路径的漫游还不够，当我历经坎坷的时候，曾有过颓唐，有过浮躁，这时我又触摸司马迁的四十八岁，在纸上触摸，我知道散文的上游是《史记》，而《史记》何尝不是司马迁对命运下的战表和心灵史呢？当风暴到来的时候，一个男人必须挺剑而斗，为被侮辱的文字和灵魂，为眼珠一样的荣誉为人格。

大家知道，在《史记》写作的行进中，有一个事件测试了司马迁人格的含金量，是这事件最终铸就了他笔下雷霆的悲剧力量，我说的是司马迁为援救李陵，为被损伤的弱者辩护，不惜冒犯武帝，最后下狱死刑。生还是死，有时死是易的，活着却难，司马迁选择了苟活，为此不惜接受男人最为耻辱的宫刑。司马迁接受了苦难，苦难成了他养浩然之气的砥石，在这石上，擦出了他生命耀眼的火花。

在我的世界里，一直认为散文是最世间的文字，是陪伴人日常的文字，种种人间的苦难，散文是以抱慰之姿存在的，而散文的中心是人，司马迁的文字是人的文字，在他的历史念头里：没有人，何谈历史？历史的意义恰是人的意义，命运的起承转合，月朗星稀，黑云密布，人挣扎在其中。在大学里，我最喜欢背诵《报任安书》，知道一个人成就的来临，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忍辱之人才能成就大的造化，在司马迁写的《伍子胥传》后，他议论道：“故隐忍就功名，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？”

在我看到里尔克《豹》的时候，我是锥心痛哭的，把泪洒落在纸，从此不再到动物园看那些在铁栅中摇尾乞怜的猛兽们，是那些铁栅不把那些猛兽当做猛兽，是鞭子，是铁夹是火钳，是这些无所逃的天地间的大网啊，这何尝不是一种象征？对司马迁来说，汉武帝和他背后的专制何尝把人当做人？

我们看受了腐刑的司马迁的遭际，在《报任安书》中，谁读了无不感到寒骨彻肤，历史的冷，使读史者倒抽寒气，司马迁真的倒下了吗？



仆以口语遇遭此祸，重为乡党戮笑，以污辱先人，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？虽累百世，垢弥甚耳。是以肠一日而九回，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其所往。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！

司马迁常常是魂不守舍，那强烈的无法摆脱的耻辱感环伺着他，磨折着他。于是品位高的人必然是敏感的肢体，一点颜色这屈辱感就越大。

然而司马迁不能死，有屈辱就要报偿，这手段不是匕首，也非铁，是他的文字，是传之名山的事业。

草创未就，适会此祸，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。仆诚已著此书，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；则仆偿前辱之责，虽万被戮，岂有悔哉？

这是一种文化的复仇，向“侮辱人，不把人当人”的独夫秦皇汉武，向一切的下作和丑陋复仇，向那些告密者，向那些阴谋和阳谋。作为散文的《史记》，使我们知道了耻辱发酵的强大与自尊，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，从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，《史记》是耻辱是痛苦，《史记》也成了尊严与崇高的象征。《史记》是散文的极致，是我们历史和民族的荣光，她是散文文体的，也是小说诗歌的荣光。

《史记》的记述，也许会刺痛某些人的高雅的审美，但我们现在的散文更应接通的是《史记》的传统，在一片沉迷的风花雪月昏睡的靡靡之音中，中国更需要这种黄钟大吕。也许对于《史记》来说，今天一切的转述都有着各人的精神的印记，人言人殊，但那对于被侮辱者的血性的赞美，是应该被继承下来，向丑陋复仇，诅咒丑恶，用自己的良知为一些高贵的被遗忘的人与事做书记，为稀薄的公义招魂，为散文的美添加一丝哪怕小到可以忽略的回应。

司马迁最后的所终，没有人知道，但他的散文，他的笔法和心法，有着体温的那些文字留下了。我知道，生命有时很脆弱，如柔细的芦苇，一阵风可以摧折她，但一个生命的价值却可以超越自身的柔细，你可以把她粉碎践踏，但她依然可以发出生命的光辉。

也许有句话最能说出令施暴者泄气的真理：毁弃击打司马迁的力量

就是他的力量，我相信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复仇的文字，是回击毁灭击打他的那些力量。

我又一次拿起我画的司马迁的漫游的路线，在纸的上端，我写下：这是散文的命线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序言：散文的命线 .....       | (1)   |
| 缅想的灵地 .....          | (1)   |
| 耀与辱 .....            | (18)  |
| 辛亥年的长调 .....         | (39)  |
| 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 .....      | (71)  |
| 不忍逼视的细节 .....        | (86)  |
| 悲哉，上将军 .....         | (98)  |
| 作的境界 .....           | (116) |
| 帝 殇 .....            | (123) |
| 英雄失路，托足无门 .....      | (139) |
| 绕不过的肉身 .....         | (146) |
| 书生意气 .....           | (160) |
| 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.....       | (173) |
| 硬 骨 .....            | (187) |
| 斯人也斯疾 .....          | (201) |
| 谁的故乡不沉沦？ .....       | (211) |
| 为了免于自杀的写作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史铁生：命运即与苦难周旋 ..... | (221) |

## 缅想的灵地

### 子

谁没有最后栖息的灵地？

有的可主动抉择，有的则透着悲凉无奈地被钳制被圈定；对杨靖宇来说，他最后的栖息地到了，那是末途人生的三道崴子！

三道崴子甚好，为生死以之的土地，自己的血液不再喧哗流尽还有何可辩解的？但只是这偶然逼近的三道崴子，在中国土地上随意的一个乡间普通的名字，因杨靖宇而有了异样的品性；这是血的圣地，却也成了使另一些丑陋的灵魂蒙羞，且让另一有哀感和崇尚血的民族震慑致敬的灵地。

杨靖宇殉国后，遗体是用小爬犁在冰雪中运到蒙江县城的，而后就是对手狂欢似的找来摄影师炫耀似的拍照。拍照毕，日军铡下了将军的头颅。当晚，皓月当空，清凛的夜里弥散着凝冻的血腥气，虽是正月的十六，但少了节日的腾闹，在县城医院里，日本人对将军神奇的腹部进行生理解剖，想看看这中国人血肉之躯蕴有什么异样的能量，能超越物理的极限，在零下42度寒冬里坚持这几多时日。最终，对手们呆痴了，冷气仿佛一下子击倒了在场的多数，人们口噤舌而不能卷，他们吃惊地发现将军的胃袋中，只有尚未消化的树皮、草根、棉絮，一粒粮食也

没有；主刀的医师惊恐到手指痉挛，手术刀在四周惊异的眼神中蓦然脱手，铛的一声坠地的金属的回音，成了对一种中国人骨气最好的诠释和认同，凝成为一个永恒的历史细节，活在良知的骨髓后世的深邃的记忆中了——

这永恒留下了，注定就不会消散漫漶、惊恐定格了，也就不会随时间的寂灭而归于虚无，我想，对后之来者的记忆，也唯有同这样人类珍重的历史细处相衔接，相亲昵，才是世间最大的人道和最大的道德公约，这细节的回音和记忆的震撼波纹还在，当我捉笔尝试写下“杨靖宇”三个汉字的时日，都因既混合着崇敬又对解剖刀的厌恶而失败，而垂手，无法描下一字半字。我常想，时间的流逝并不能击败记忆，时间对杨靖宇最后的灵地三道崴子而言，是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衰减什么，痛楚会因时日的流逝，因为吾生也晚而递减吗？其实，在永恒的事物前，在每个人心灵中的三道崴子前，所有的惊恐和震撼都既是当时也都是当下，因此，当我们正视将军被解剖胃袋里的树皮、草根、棉絮时，震撼和惊恐便无边无际地攫住大家，覆盖大家。我们无法在心底抑制她，因为我们无法消弭她，她就在那里，一代一代固执地如影随形跟随我们，唤醒我们，压迫我们。

其实，对我们来说，最大的伤痛莫过于杨靖宇最后的痛楚与饮恨，将军血肉之躯为之缠斗为之萦绕的中国，具体说是这个国家中无数号的另类人群，深创了他刺痛了他，在三道崴子的小树林，正月十六的下午四点，围追的鬼子是愈来愈近了，能看清对方的狗皮帽子，能闻到刺鼻的烤烟味，杨靖宇靠在一株拧劲树上，对手的脸和对手黑洞洞的枪口闪着绿光一样逼视着他。突然有个穿黄大衣的鬼子锐声对将军喊话：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。

熟悉的中国话突然从鬼子中间迸出，在凛冽的寒风中骤然传来，杨靖宇有点愕然了，将军没有迟疑，在他举枪报以应答的时候，撂了句：“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？！”

枪响处，末路的将军，又使关东军的讨伐队付出了一死四伤的代价。最后绝望的机枪响了，火舌立时吞噬击倒了将军，也许在将军倒下的瞬

间里，我们叹惋感慨他的年轻，为着他带有遗恨殉国时，年龄才仅仅三十五周岁的青壮吗？

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？这遗言太沉重！有着血的悲怆和无奈，在我写这篇文章时，心里之痉挛和不适不是将军的胃袋被解剖，被当做战利的



日本鬼子和伪通化省警察队员在杀害杨靖宇后合影

的物件展览，也非那被泡在福尔马林瓶子里的遗首，那上面仍有深深冻痕的遗首，而是这句话，这句使我时时回顾的话：这号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？

## 丑

在饥饿难耐、风雪弥望的冬日，将军走出了栖身的密林，想寻找维持一个人最低限度的热量，他太饿了，他要吃些食物来果腹，当时将军孤身一人。在昨晚，正月十五的夜，有清冷的月光，远处有鞭炮的炸响和闹元宵的，很多的中国人在满洲国的土地上，做起了顺民，而杨靖宇在一个雪地的地窝子度过人间最后的一个夜晚，圆月无言。

翌日上午，杨靖宇在山里终于等到了四个进山砍柴的村民。他们是牌长赵廷喜，村民孙长春、辛顺礼、迟德顺。由于居民点的警察不让砍柴的村民带食物进山，杨靖宇只好恳求他们回去带点食物和棉鞋，并承诺多多地给钱。做了顺民的伪牌长赵廷喜见了将军，就劝他：“何苦呢？我看你还是降了吧，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是不杀头的。”

四周是雪，杨靖宇平静地说：“我是中国人哪，不能做这样的事情。

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，咱们中国就完了。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”

谁知，赵廷喜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铁杆汉奸李正新。由于怕另外三人先报告了他们与杨靖宇的会面，导致全家被杀，赵廷喜主动向李正新说出了山里遇到将军的事，李听后大喜，马上向伪蒙江县警察本部的日本人报告。

说来，就是“这号的中国人”把将军一步步逼到了绝地，其实赵廷



喜只是一个引子，而把将军推上苍凉的何止一个赵廷喜，比如把杨靖宇推上三道崴子的关键人物将军的卫士张秀峰，日本人森琦实所著的《东边道》一书中曾记载了将军在警卫张秀峰叛变后的情况：

“杨在这次追击中又拾了一条命。同月16日午前3时半顷，在蒙

杨靖宇死后，围观的人（左1为张秀峰）

江县大北山部落东方3公里的地点，被穷追急索，幸而逃走；但纵然他在这一交战中能够逃脱，却显然要穷于粮食，不定何时定要出现在村庄。因此讨伐队是在拱手待机杨的出现。于是得到这样一个情报：18日在蒙江县东方6公里的大东沟部落附近，出现了两个汉子，向部落民强行购入食粮便衣。两个流子立即被分驻所员及特搜班给包围射杀。经检查尸体结果，持有杨靖宇的印签和手枪3支、表、口琴等。顿时探求起杨的所在，继续了严重的搜索。

“杨的居处并未找到，粮道被断绝自不消说，交通被禁止，又令带

着干粮的特务装成打柴人派入山中，究查奸细，以便诱他出来，但他究竟潜伏在何处，却一无所知。

“23 日午后 3 时顷，在蒙江县第一保安区村，4 名装作到山中打柴的人，在村西南方 6 里左右的地方正打柴时，有一个身長 5 尺半，长脸大眼、光头、军服、穿着朝鲜草鞋的汉子，强向他们买两袋白面和棉鞋。

“‘我饿得慌，钱给你多少都行，拿来一些吃的东西给我，还要衣服。现在跟你们穿的衣服换也未尝不可，不过那样一来，你就要被讨伐队抓去，我不愿意这样做。给我拿去吧，我在这里等着。’

“这几个打柴人遇上的这个汉子正是杨靖宇，他们也判断出来了。于是，讨伐队很快便扑过来了。”

此书是公元 1940 年出版的，按照大和民族机器一样做事的执著和认真，大体是可采信的，但我们说，通向三道崴子的绝境，不是日本人为将军独自设计的，也非将军本人所愿，这里面还是那绕不过的话题，就是“这号的中国人”。这号的中国人是什么品性的人？公正地说在有档次有品位的英雄之间争逐的时空里，即使角力，即使争斗，那也是嗜血的快感，更多的则透着惺惺相惜般对对手彼此的敬重，是彼此的欣赏，是敬亭山和李白，是春天的老松和醉酒的辛弃疾；而人格和智勇与将军不在一个档次上的宵小者，即使将军死去，他们也不敢把自己作为英雄的对手来宣扬，他们只是在英雄末路时分，绊倒将军的一粒石子一根草棒而已。我说的就是这号的中国人，很多的顺民和汉奸，多的是穿着土布棉衣，冬天里瑟缩着脖颈和袖子，在外人面前目光猥琐，憋憋屈屈，在各个时代随处可见的平民。有时我不想太多地诅咒他们，相反，我深刻地怜悯和同情理解这群没有灵魂的灵魂，他们貌似有着呼吸的活物，实质是盲从的大多数，他们像一群牵线木偶，在灯影里和锣鼓声中不自知，他们像那些随处可见的村落一样，对历史不负责任，他们的肤色和脸孔有一种被困苦和麻木塑造出的气质：蒙昧无知的样子，眸子里没有光泽，只是浑浊，他们对痛苦比较麻木，对羞耻比较迟钝，但这又是现实和精明的一群，会盘算，会合计，他们是在现实中好像谦卑的一群，但其实是伪装的功利主义者、机会主义者。





抗联叛徒张秀峰

在将军殉国的过程里，我们完全正当地把愤怒的火焰燃向他们。但这号的中国人太微末，太呆痴，太愚昧，最大的发泄也只是换得一种空茫一种没有对手的饮恨。这号的中国人，恐怕不是一时一代所能解决的，他们本身像是一种超强的腐蚀剂，吞噬着我们民族的肌体，令我们无法设防。

这是一种大悲愤，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的伤痛与创口，“这号的中国人”是这幕悲剧中的小丑。但因为这小丑，使我们的

历史既充满了悲凉更充满了苍凉和哀凉。记得杰拉德·格林有一本旧书《大屠杀》，他写了犹太人在纳粹面前的一种难堪和耻辱，反抗者在当年的欧洲犹太人中是极少的，普遍的事实是屈从，逆来顺受，甚而至于合作。受害者的顺从令刽子手们都感到惊讶，屠杀出奇地顺利，刽子手们动用的力量远远少于预计。书中写两个刽子手在计划恶行时是如此轻松：“如果他们拒绝呢？”“犹太人不会拒绝。他们会合作。他们都给吓破了胆……”此种场景在书中再三出现——

“他们不折不扣地照吩咐的去做，也不折不扣地信以为真。劳动营。为了保护他们。他们的拉比们和其他领导人使他们深信不疑地服从命令。”

“他们如此合作，真叫人惊异。”

“他们是劣等人种。是另一支人类的子孙。”

刽子手们说着话时，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。成千上万的受害者集合在山谷里，静静站立着，秩序井然，“真正汇成了一个湖泊，一个内陆的海洋”。连刽子手都难以置信：“我的上帝，我们预计六千多人，想不